



*In time I came to
love you*

桩桩

著

下册

当爱再无完美
可在岁月如歌
里找你

致最初纯美的
青春记忆

「百变故事女王」桩桩

时隔六年全新修订

新增一万字独家番外

随书赠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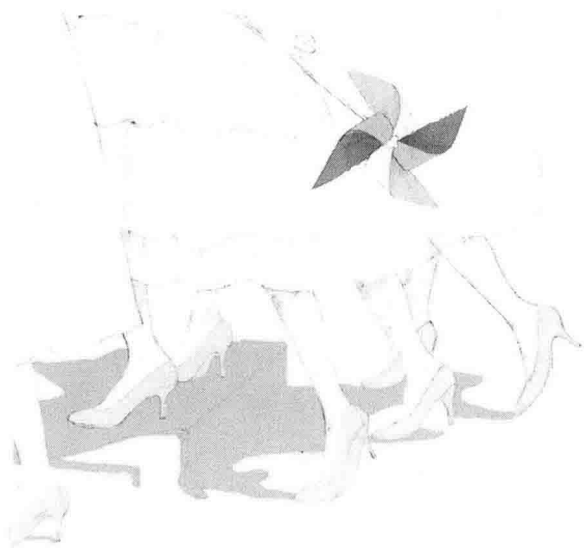
珍藏明星明信片+
精美书签

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选择左还是右，都有一段不同的人生。

她们，即使性格各异，也曾期许过、美好过、拥有过、失去过、绝望过、爱过、痛过、幸福过。而终在这如歌岁月中，深深珍藏。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我知道，原来未来，还有人更加爱我。我吻过你的脸，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，感觉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。每当我闭上眼，我总是可以看见失信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。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

*In time I came to
love you*

桩桩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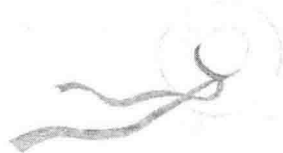
下册



当爱再无完美
可在岁月如歌
里找你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

第三十三章 难解千千结



尧雨关上窗户，打开电脑，看小说也看得心烦意乱，完全进入不了角色。

敲门声又来了。尧雨叹了口气，又会是谁呢？她开了门。

许翊中施施然走了进来，“瞪那么大眼干吗？以为是谁？佟思成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关心你不行？”许翊中心里得意，脸上不动声色。

尧雨头又痛了，“你怎么这么八卦？半夜跑来不怕杜蕾吃醋？”

“我怕你吃醋。”许翊中悠然转过身看牢她。

尧雨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微张着嘴瞪着他，被他的话惊得呆了。愣了愣，她才低吼出来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太晚了，我要睡了。”

许翊中一步走近她，尧雨情不自禁地后退，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。不等她起身，许翊中撑住了沙发，居高临下地逼视着她，“你为什么不舒服？看到我对杜蕾好你就不舒服？为什么？”

她为什么看到杜蕾不舒服？尧雨哼了一声，头一扭说：“杜蕾是故意的，故意带佟思成来，我，怕思成误会不高兴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？我干吗要吃你和杜蕾的醋，可笑！”尧雨转过头理直气壮地

看着许翊中。他离她这么近，尧雨脸一红，伸手推开，“好啦，发什么神经！”

许翊中纹丝不动，就这样静静地瞅着她。突然，他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坐到一旁的沙发上还在笑。“逗你真好玩！”

尧雨跳起来，“要逗逗杜蕾去，少逗我，这好玩吗？”

“我不是今晚烦嘛，要不然会这么晚来找你？”

“你烦什么？未来的岳父大人亲自跑来看你，你还烦？”尧雨说着忍不住就笑了。

“那不是假的吗？还要顾着面子不好说，我，实在是憋气。”

“你也有不好意思说的时候啊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杜主任一行人来我们集团做客考察，商谈我们和B市的投资协议。他一门心思当我是未来女婿，对我大哥私下里拍着胸口说有他在B市，就不会有任何麻烦。我大哥脸都笑烂了，我在这当口能说，我是假扮的？”许翊中想起就窝火。杜蕾就看上这点了，把她老爸直接带了过来，还有佟思成，说是顺便谈谈集团管理软件的事，他还不明白，就想让他瞧着尧雨和佟思成死心呗。

许翊中撇撇嘴。杜蕾这点小肚鸡肠，能瞒得过他？看来她也没想着要瞒他，就想让他心里明白，嘴里还不好说什么。他要再不来找尧雨说，怕是以后真的不好说了。

“就一个投资协议就用美男计，那遇着更大的利益，你会不会以身相许啊？”

“我哪有用美男计，我明明是受害者！哑巴吃黄连！六月飞雪！”许翊中严重抗议。

尧雨咯咯笑了，心情不知怎么的突然变好了。“你想不想喝茶？明前茶，今天才出的。”

“不会是你炒的吧？”许翊中想起尧雨说过炒茶的事。

“不是，是我妈炒的。才去摘的叶，我都没时间陪她去呢。”说着尧雨拿出一个青花瓷罐，从里面取茶冲水。

她背转身的瞬间，许翊中眼睛里放出脉脉温柔，明明是吃醋的样子，还嘴硬。他想，他是不是该利用一下杜蕾再加把火呢？瞬间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嫌麻烦。许翊中脑子里迅速地转动着各种念头，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卑鄙，啥手段

都用上了。以前咋没觉得追女孩子这么累呢？还用得着战术战略知己知彼摸情况分析心理？

接过尧雨递过来的茶，他愣了愣，“这么小气？才，四根茶叶？”

“佛家讲究四大皆空，你这般心浮气躁，憋气得很，喝这种清茶消消火。”尧雨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嗯，我心浮气躁，我憋气，我没法四大皆空，你呢？你决定和佟思成好了吗？”许翊中喝了口淡得只有一抹若隐若现茶味的四大皆空茶，不经意地问尧雨。

“嗯。”

许翊中放下茶杯，“不行，太淡了，无味，重新泡一杯！”

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你那天说得挺对，我还是和他在一起好看得清楚些。”

许翊中心里一凛，男女之间隔纱隔雾最是勾魂引魄。他边倒茶边说：“其实还有种办法，也能让你看得清楚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比如做我的女朋友，要是你还成天想着他念着他，多明显啊，顺带再添把柴，让他对你死心塌地地追。”许翊中没有转过身看尧雨，嘴里半开着玩笑。他觉得上次就该提这个主意，趁尧雨心神大乱拿不定主意时一举成擒。如果再看她和佟思成卿卿我我，他怕自己耐性不够。

尧雨看了他的背影良久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我说许翊中，你帮朋友真够义气的。说实话，我随便找一块试金石也比找你好，我懒得和杜蕾杠上。”

许翊中笑着回头，“我求你还不行？你是懒得和她杠上，我现在是烦她和我杠上！你也义气点成不？”

尧雨笑得全身轻颤，“求我也不行，我就是一损友！”

“唉！”许翊中真的叹气，“那我追你成不？要损大家都损！”

“你就别添乱了，我可没精神应付杜蕾。她啊，非找上门来和我吵不可！”

“这样啊，那就说定了，我决定追你，让杜蕾缠你去！”许翊中嘿嘿笑着，半开玩笑亮出了他的真心。

犹如下棋落子，许翊中步步为营，不着痕迹地引着尧雨往他布下的玲珑局里

去。他打劫收口，缩小着包围圈，再不想给她做成气眼盘活地盘。

“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我可烦和杜蕾纠缠，眼见再和她没了交集，我不会蹚这趟浑水。做你女朋友，别说真的，假的也不行，你就另觅佳人吧。看着你们就嫌累，还是思成好，有时候，我就想和他这样在一起，心里也是暖的。平平淡淡，温馨浪漫。可能人大了，平淡才会是幸福。”

许翊中收起了笑容，认真地看着尧雨。那些计谋打算通通被抛到了脑后，他顾不了布局顾不了手段，心里一冲动开口说：“你这般玲珑剔透，难道真的就看不出，我早就在追你？”

尧雨喷笑出来，手一挥，“得了，别一会儿一个模样。”

身体突然撞进了一个坚实的怀抱，尧雨还没回过神，许翊中已吻住了她。温热的气息笃定强势地笼罩下来，她脑中瞬间空白，闪神间已让他长驱直入，唇齿纠缠。尧雨反应过来用力一推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

清脆脆的一声，利落地打破了空间的宁静。

尧雨微张着嘴，不知所措。

这一掌如同翻云覆雨手，一掌下去，和煦春夜转眼轻雷滚滚。瞬间闪电划过天际，一线白浪呼啸翻腾，她就站在那处浪尖上，惊诧错愕全沉入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中，黑瞳深处映出她惨白的脸惊恐慌乱无助。

寂静如同镜子，清楚地照出了心跳的影子。

四月晚风轻柔，一丝丝把痛楚拉成绵长的呼吸。

良久，那张棱角分明的嘴缓缓吐出一句：“你真的看不出来我对你的用心？佟思成吻你，你也这样？”

尧雨用力握紧手，把指尖的颤抖使劲按在掌心，头一偏，“他，他不同！我不是杜蕾，也不是你逗着玩的别的女孩子，你走！”

许翊中铁青着脸深深地望着她，骄傲的内心似被针扎了下瞬间惊痛起来。他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倔傲的神情，“踢钢板的滋味原来是这样！”

“错了，是踢空气的感觉！”尧雨不服软地加了一句。

许翊中僵直了背，挑了挑眉说：“赐教了！再见！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问你几时再见！”尧雨嘴上半句也不饶他。

许翊中听到额头青筋瞬间扩张，热血汹涌奔流突突跳动的声音。他什么话也

没说，摔上门就走了，一去不回头。

冲下楼，他对着车就是一脚，“呜！呜——”汽车报警器狂响起来。他打开车门，飞一般地离开尧雨家。

他居然错了，他多少以为她已暗暗心动，以为她只是不明白只是没有看清。原来她是这样地排斥他拒绝他！他所做的一切原来全是笑话！越雷池一步，不，半步，她就这样？！

门惊天动地地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楼下妹妹又狂吠起来。尧雨浑身一松往沙发上一倒，微微的弹力震得身体发闷。她的脑袋“嗡嗡”作响，心里难受得跟什么似的。

她抱紧了胳膊，突然想起，这个身体已经和两个男人紧紧拥抱过；她胸口发闷，一张嘴吸气想起这张嘴已留下过两个男人的温度；她伸开手，掌心上已被指甲按下两个深红色的月牙儿，已经有两个男人在上面留下过痕迹。

佟思成说，他忘不了她。

许翊中说，他早就开始追求她。

佟思成眼中深沉如夜。

许翊中眸底惊涛骇浪。

尧雨顿时疑惑，他们看上她什么了？

她跳起来站在穿衣镜前。前额饱满，看上去不够宽，眉秀气有点淡，眼睛清亮不够大，鼻子小巧不挺直，一张嘴，还将就。合在一起看，不丑。没有慧安的温婉，不如千尘灵秀，亦比不上杜蕾娇艳。还有就是一头如瀑布般的长发，光可鉴人。略一转身，长发飘逸出尘平添几分清丽。她眼睛瞥见一旁的剪刀，一把握住喀嚓一声剪下一绺。

刀锋交叉切断发丝瞬间发出“滋”的声音，似切离了一丝烦恼。尧雨听得舒服，下剪如飞，痛快地把齐腰长发迅速剪下。片刻工夫，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顶着乱七八糟的短发的小脑袋。

她摸了摸脖子，头一下子轻了很多，仿佛卸下了压在头顶的石头。尧雨对镜瞧了瞧，原来她还有硕长白皙的玉颈，哈！

也就刹那工夫，尧雨就哭了出来，她边哭边用手胡乱扒拉着收拾地上的落发，柔滑的发丝失去了生命似的变得刺手。她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抓了一把在怀

里捂着，脸贴在发间，眼泪滴落，浸得手掌一片潮湿，心里的委屈瞬间如决堤的水倾泻而出。她拿起电话就打给母亲：“妈！”

惊天动地的哭声吓得她母亲连声喊她，“尧尧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她边哭边喊：“我没头发了，妈！我把头发剪了！”

尧雨母亲心里“咯噔”一下惊得呆住。尧尧把头发剪了？她哭得这么伤心，她自己把头发剪了？

尧雨八岁那年她去外地读书两年，尧雨老爸不会梳头发，带着她剪了短发，结果尧雨站在穿衣镜前哭了一整天，第二天还闹别扭不肯去学校。她从那时起就没留过短发，头发一年修一次，从没剪过超过一巴掌长。今天就被她自己亲手剪了？

她慌得六神无主，她的尧尧不会是想出家了吧？一念至此吓得连声喊她爸过来接电话，眼圈听到尧雨哭声不减已跟着红了，“好好给妈说，出啥事了？”

尧雨只是哭，电话那头她爸妈轮流上阵哄她。好不容易哄得尧雨哭声由暴雨转中雨，终于只有雨声滴答的时候，尧雨才哽咽着冒出一句：“我只有头发最好看，剪了什么好看的都没了。”

尧雨爸妈听到这句话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又哭笑不得，只得再柔声哄她：“明天去美发店设计一下，妈明天给你另外送穿的来，保管比现在还好看，嗯？”

“嗯。”尧雨终于平静下来，挂掉电话，看了看怀里的头发又落了会儿泪。抽泣着把长一点的发一绺绺捡起来整理好，用根发绳缠了，编了根辫子，往布猩猩头上比了比，心想，还要做顶瓜皮小帽才合适。

她洗了个澡，抱着辫子上床睡了。

第二天尧雨迟到了。她一早起床摇晃了下特别轻快的脑袋，再看看那根粗辫子，目光落在散落一地的凌乱头发上，有点不相信昨晚自己下了毒手。小半天她回过神来把落发扫了。

没过多久，尧雨母亲抱着两个大盒子来了。她看了眼尧雨的头发没敢再提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瞧妈买什么了？”

尧雨打开一瞧，是套全新的香云纱连身旗袍裙，还有一双七寸镂花细跟鞋。

“穿上肯定漂亮！”

尧雨嘿嘿笑着换上和母亲下了楼直奔美发店，“帮我修下头发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她悠然走出了店门。舒服！全新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！转身母女俩又走进家造型店，“有劳了。”

她踩着细碎的脚步在临近中午时优雅地迈进了办公室。王磊坐在办公室和许翊中通电话，他正听到许翊中说了句：“别再给我说尧雨的消息，我打算和杜蕾谈恋爱……”眼光就扫到尧雨身上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拿着电话走到门口仔细又看了看，确认是她。

电话里许翊中还在唠叨：“长得又不漂亮，还跬得二五八万似的。别说我没通知你，杜蕾你就省了那份心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头母老虎。”

“翊中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王磊打断他的话。

“我说我打算让杜蕾做我女朋友了，你小子省了那份心，反正你家里……”

“我泡尧雨成不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还真没看出来，她化妆打妆后完全是两个人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王磊嘿嘿笑了，“你昨晚和她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大动静！”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！”

“别说哥哥没告诉你她的消息，反正你打算撤退找杜蕾了，就甭关心了。”

许翊中知道王磊对杜蕾起了心，打电话通知他一声。王磊说得他一头雾水，连问三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不由得哼了一声，“谁再关心啊？我又不是找不到，就这样了！”

王磊望着电话笑了笑，心里想，小子你就等着后悔吧。

眼里收集了一屋子怀疑惊诧的目光，尧雨想起临别时母亲笑呵呵地夸她短发比长发漂亮，脸上浅浅一笑，“对不起，迟到了。”

小田惊跳起来，“你是尧雨吗？”

“小田，漂亮不？”

“吓死我了！”

尧雨眼一翻，“问你漂亮不？什么叫吓死了，我才被你吓死了。对，我剪头发了，换了身衣服，嗯，干脆再去做了个化妆造型。就是脖子还有点凉不太习

惯。”

小田伸手摸她的头发，“啧啧，真狠下心啊，这么长的头发，要留多少年啊？”

“自从八岁起，我就没剪过短发，新鲜，舒服！”尧雨呵呵笑了。

“对，这个笑容才对，刚才你妩媚一笑，我以为你被妖精灵魂附体了！”小田终于回过神，对尧雨的新形象啧啧称赞。

尧雨给佟思成发了条短信：“晚上一起吃饭！”

佟思成回的是：“受宠若惊。”

尧雨轻轻笑了。剪去烦恼一身轻松。她雀跃起来，哈，她也有惊艳的时候，心里便满满的开心。原来女人真的可以用打扮改变心情。

许翊中还没从恼怒里脱出身来，又被王磊似是而非的一番话勾起了好奇心。临到五点他走到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，“杜蕾，今晚一起吃饭？”

杜蕾奇怪地看他一眼，脸上浮起一个笑容，“好啊！还有谁？”

“王磊和他女朋友！介绍你认识一下。”

什么意思？杜蕾又看了看许翊中，他倚在办公室门口，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淡淡地勾勒出他帅气的五官，眉宇间英气毕露。她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年时他仰头开怀的模样，心里开始冒着喜悦的泡泡。

上车的时候，许翊中难能可贵地为杜蕾开了车门，这让杜蕾又惊又喜，眼里的疑惑更重。许翊中上了车，转头看了她一眼，嘴角笑容更深，“怎么？不习惯我对你好？”

杜蕾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会让我误会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不对你好了，你不用误会了。”

杜蕾一窒，嗔怒地看了他一眼，“逗我玩啊？”

连串笑声从许翊中喉间发出，看看，别的女孩子多轻松，不用主动不用动脑子，轻轻一个示意，就来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对，再去看看大唐的王琳，有空也约她玩。

他俩到大唐的时候，正是下班时分，晕黄色的暖阳洒满了整条街。佟思成看到了开车来的许翊中和杜蕾，对他们笑了笑算是打过了招呼，目光又转到大楼的

出口处。许翊中看到佟思成神情有些讶异，人似乎就愣在了树下。

许翊中正想给王磊打电话让他下楼，拿着手机顺着佟思成的目光看向大楼出口处。

一个窈窕的短发女郎正向佟思成微笑着走来。改良的旗袍裙贴身地裹在她身上，暗青底上绣满金色的卷云花饰，动摇之间身上不同角度折射着点点阳光。一双美腿在开叉处若隐若现，颇长的颈项挺直，微抬着下巴，露出张玲珑精致的脸。

再近几步，许翊中终于认出是尧雨。看着她，他的怒气打着旋在心里乱窜，找不着出口只觉得胸腔里酸涩莫名。

“哇，是尧雨吗？她剪了头发化了妆打扮出来简直判若两人。这发型很适合她，比长发漂亮多了！”杜蕾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子的尧雨，说话间目光又凝视在许翊中脸上。

“哪儿漂亮了？没看出来，跟长颈鹿似的。”许翊中懒懒地撇了下嘴。

话刚一出口他就想起圣诞节尧雨说的话：“嘿嘿，我不留短发，这一生都不留。我啊能拿得出手的就数这头长发了，从来没烫过没染过没吹过，剪了，啧啧，难看得要死。”

难怪王磊问他昨晚出啥事了，难怪王磊说她动静太大了，她，怎么把头发剪了？是因为昨晚的事吗？她剪头发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她会不会哭啊？许翊中突然就觉得心痛，比她一巴掌扇在脸上还难受。

他的嘴紧紧抿成了一条线。杜蕾轻笑着说：“你是没看习惯，她身上那条裙子很别致。哈，她终于穿裙子了，听说她和佟思成分手后就没穿过裙子。其实她也很会打扮的，她一直都会。”

许翊中听完前半句心里又是一阵波涛汹涌，后面的根本没心思听了。她是为佟思成！她要和他重新开始，所以剪发！所以剪去了她曾说过一生也不会剪的长发！这个想法一遍遍地念着，像锯子一遍遍在柔软的心脏上来回拉着，锯出一道道收不住口的血槽，拉扯得血肉模糊，发出尖锐的剧痛。

他绷紧了身体继续给王磊打电话，眼睛似乎专注地望着大唐公司所在的写字楼。

只有再逼近点，正视着他的眼睛，才能清晰地看到，幽深双瞳里跳动着的一个

曼妙的身影。

尧雨走过来，眼睛瞟了眼坐在车里的许翊中和杜蕾，视而不见地走过。她的五官因为短发全亮了出来，这时，许翊中才发现，她已经习惯了微抬着下巴，所有的神态原来一直都是高傲的。她一直如此，从不曾为他低下头！心脏再次抽搐着，许翊中用尽力气努力克制着自己不露痕迹。然后，他就看到她对佟思成灿烂一笑，“换个样子，好看吗？”

那个笑容几乎晃花了眼。三米开外，她对着佟思成笑得灿烂。她的阳光只照亮了三米开外的那个距离，到自己这里就成了阴云密布。许翊中瞬间有下车拖了她走开的冲动。只是冲动。

他嘴唇微动，闪过几不可见的一丝苦涩。她拒绝的一巴掌扇过来，他心里的那股子冲动就成了被五指山压着的孙悟空，一番上天入地的神功生生被一张揭语遏制。轻飘飘的揭语上只写了一句话：“他，他不同。”

佟思成伸手拈起她耳边不足盈寸的头发，心里惊喜。她换形象，剪头发，是真的想以全新的样子和他重新开始吗？他嘴边由衷地露出一丝笑容来，“尧尧，你一直很美。以前我就和你说过了。”

尧雨挽住他，“穿这身去吃冷锅串串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嗯，介意。”佟思成忍不住直达眼底的笑意，“不过，我可以把西服拿来给你当餐巾用。”

风里传来了尧雨的轻笑声。像一粒粒小石子放在玻璃瓶里摇晃着发出的脆响，而许翊中的心也被扔进了瓶子里，被这些石子反复摩擦挤压着，不是很痛，也不是很闷，挤出了一点酸涩，压出了一点苦意，混杂在一起，百味杂陈。

他瞧着尧雨挽着佟思成走远。目力所及能瞧到的，是穿着七寸细跟鞋的玲珑足踝，不堪那种高度，每走远一步，他都有种担心，会拧断了。

她真的是打算和佟思成在一起了！许翊中神色一黯，又想起了昨晚的一巴掌。他转开头看向杜蕾，正对上杜蕾亮晶晶的眼眸。许翊中笑了笑，“晚上想吃什么？你定吧。”



第三十四章 耳环的秘密



千尘做完一个房产系列，这个月任务超额完成，她打算闲几天，好好和萧阳在一起待着。反正工作时间弹性大，爸妈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下班。

虽然能因此和萧阳在一起，千尘还是忍不住叹气。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，就像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

自从把萧阳带回家，家里的气氛就没好过。相亲的话题不时提起，偶尔千尘也会去应景吃个饭。但她知道，她的想法父母都是了然于胸的，他们分明觉察到她还是和萧阳在一起，却再也没明言反对。

父母只是对她更关心，更呵护，比以往在她身上更花心思。他们主动地和千尘聊起工作上的事，父亲甚至收藏着千尘网站的网页，对千尘采访涉及的问题拿到饭桌上讨论，时不时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。千尘很高兴能和父亲争论，这有助于她写稿的深度和水平。

母亲似乎只在意千尘工作累不累，嘘寒问暖，千尘出差，母亲总帮她收拾行李，在单位晚了也会留着饭等着她回家吃。千尘最近新添置的不少服装和首饰，母亲也以女人的眼光和她讨论着。

家里的气氛似乎在好转，然而，千尘清亮的眼中一天天一丝丝地增添着疲倦。她明白，父母是想从另一面让她断了和萧阳在一起的心。父母似乎也了解，

就算是这样，千尘似乎还是和萧阳在一起。

一家人目光偶尔碰撞闪烁而过的瞬间，千尘便看出了这一切。爸妈的目光深处刹那间掩饰不住的是反对和……伤心。

没有什么比一家人这样彼此顾着压抑着更让人难受。千尘试着偶尔提起萧阳，像看电视看到与萧阳公司有关的信息，她轻飘飘地说上一句：“萧阳他们公司也做这个，前景是不错，才半年就回本赚钱了。”

母亲随口也回上一句：“现在好多人都是一夜暴富，我们校有个老师的儿子成天游手好闲突然借着炒股发了财，比从前更嚣张，直气得他妈骂不是东西！”

千尘神情不变，可心里着实堵得慌。

最爱她的父亲神情总是凝重，话也不多，母亲唠叨的同时，他轻轻加进来，就三言两语：“萧阳他们公司以后打算做什么呢？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，市场竞争大着呢。”

千尘立马语塞。

萧阳和佟思成的公司开张大吉，这半年风生水起做得特别顺，两人也分了不少钱。佟思成买了房，萧阳手里却没什么存款。他一家人都向他伸手，爸妈下岗，家里的老外婆，两个在不景气的工厂上班的舅舅……

他对朋友，对千尘都是真心诚意。以前没钱时也是有多少用多少，更不用说现在赚了钱，十次有九次千尘见他和朋友在一起都是萧阳埋单付账。可他租住的房间里连家具都没换过。

千尘最近新添置的东西大都是萧阳硬要给她买的。她说了不要，但萧阳不肯，他总是以一句我想对你好点就打消了千尘的拒绝。每次买东西，萧阳都特别高兴……这种高兴，他脸上温存的笑容，是千尘最爱的。

开公司解决了这么多问题，才半年时间，让萧阳怎么有精力想得更长更远呢？打牌似乎是萧阳最大的娱乐爱好，而这一爱好也正是千尘一家都讨厌的。

说起打牌，千尘心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公司做得越顺利，萧阳时间空得越多，打牌的时间也更多。有了情人节因为打牌说分手的事，千尘现在听到他打牌就什么都不说了，萧阳陪不了她的时间，她就上网聊天发帖，还认识了几个网友成天讨论各种社会现象。

在千尘看来，只要萧阳在正常的下班时间能和自己在一起，别的她就不管

了。然而，若是父母同意，这样的日子似乎也能过。偏偏父母不同意。

母亲对萧阳的反感渗进了骨子里。千尘有次在家忍不住说：“他自己做公司很上进，而且也做得很好，公司赚钱，以后条件不会差的。”

“千尘，你和他有多少共同语言？你的消费观念，你的价值观念，你的生活习惯，这些不是单单能用钱就可以满足的！”

“可是，我和他在一起很开心。”

“那是现在没结婚，结了婚再来后悔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妈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跟一个明明不合适的人在一起！我绝不会同意萧阳，除非你不是我女儿了！”

母亲斩钉截铁地抛出了一句要和萧阳好就和她断绝关系的话。千尘呆若木鸡。

让她怎么办？让她怎么开口说，好，我不要你，我要萧阳？

千尘两头为难。她理解萧阳，理解他的心态，他的处境。她也理解父母。似乎没有人错，似乎都有道理。然而，她就像站在两个世界的中间，两边的力量像两巨大的吸盘拉着她扯着她，她努力地用双手想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，想要用自己能溶于两极的心把他们糅合在一起，正电负电相接的瞬间发出劈啪的声响，蓝色的电光闪过后，千尘才发现，这样的电压已不是她能负荷的容量。

就像今天，她手里没活闲着去找萧阳，她想让萧阳陪她去看电影。

萧阳下午其实没什么事。他见着千尘很高兴，平时都是下了班千尘来找他，今天来得早出乎他的意料，于是电影泡汤了，因为他说：“千尘，我下午已经约好朋友了，现在说不去，把朋友晾在一边，不好。”

千尘无奈，只好说：“那你打牌，我在旁边看。”

不到一个小时，千尘被烟味和无聊赶了出来。她对萧阳说：“我到楼下上网，六点吃饭时你下来叫我。”

“好。”萧阳对她笑了笑，又继续。

千尘关上牌室的门，一下子觉得清静了。她到楼下网吧上网，点开了论坛看发的帖。前几天她相当有感触地在论坛上又发了一个名为“如果开发商有良心，我们还住不起房吗？”的帖子。

她今天打开一看，此帖顶为精华帖，回应者众多。有骂开发商良心被狗吃了

的，有说发这帖无疑是置疑太阳围着地球转。有个回帖引起了千尘的注意，帖上说，开发商其实是有良心的，单纯斥责开发商是不对的。

千尘嗤之以鼻，当下敲着键盘开始回帖。那个写帖的人恰巧正在网上，两人唇枪舌剑在论坛上就开始争辩起来。

对方声称自己就是名开发商，然而千尘不信，那个网名叫百草春生的人说话并不像商人，倒显露出哲人的嘴脸。千尘脸上露出一种战斗的光芒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就冲我老爸教哲学的，我就不信辩不过你！”

只要不遇着感情上的事，千尘就干练精明。两人从频繁发帖斗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干脆就加了QQ聊。千尘许久没有说得这么痛快，一时竟忘了时间，直到春生君笑着说：“该吃晚饭了，下个回合再见。”

她才发现一下午的时间已经匆匆过去。千尘敲了再见下线，拿起手机打给萧阳，占线。千尘笑了笑，等了一分钟不到，萧阳打过来了。千尘为彼此间的默契微笑：“一占线我就知道你在打给我。”

萧阳轻笑着：“我也知道。”

说完他静了静，千尘享受这一刻的静默。她爱萧阳，有时候也因为这样的默契。

“千尘，我还要等会儿才完。嗯，点了餐，你上来吃吧。”

微笑僵住了，失望油然而生。她，等了他一下午。

“千尘？”

千尘回回神，轻声说：“吃完还会接着玩吧？我不上来了，我回家吃饭。”

萧阳有些内疚：“我，走不开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玩吧，我先回家。”千尘挂了电话，叹了口气，出了网吧回家。

刚进门，千尘就看到爸妈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“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父亲关切地开口，“吃过饭了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千尘撒谎。

母亲幽幽看了过来，轻叹了口气没吭声。那声叹息几不可闻，却像一朵乌云飘了过来。千尘默默地上楼。刚走几步，听到母亲对父亲说：“这个家都不成家了，冷冷清清的。”

母亲再也忍不住了么？千尘也忍不住了，她站在楼梯口，“妈，你想说什么直说好了，老这样子！”

母亲愣住，猛地开始抹眼泪，“我想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坐在一起吃顿饭……你和萧阳在一起时想过我们没有？”

“我怎么没想过？怎么就不为我想想，我，就这样让我为难……”千尘眼睛也红了。

“好，让你为难，妈为你好，是让你为难，妈，你不要我这个妈你就不为难了！”

“好了！”父亲有点烦躁地开了口，隐忍地看了千尘一眼，“早点休息吧，千尘，别争了，你，也大了，做父母的……也管不着了。”

千尘不由大恸，最爱她的父亲居然也用这样的语气说话。她飞快地捂着嘴跑上楼，一头栽进被子里哭了起来。

电话蓦然响了，千尘看了眼是萧阳的电话，她无力地挂了。她不想让萧阳听出她在哭。然而，电话又来了，千尘怔怔看了会儿，吸了吸鼻子，擦干眼泪接听，“阿阳……”

“千尘，对不起，今天实在不好走。”

千尘正想说刚才是没接起来，萧阳急切的道歉声让她心里又是一酸。她慢慢地深吸一口气，轻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朋友多，有时候真的会很难处。”

“千尘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是我不好，”萧阳语气里带着一丝焦虑，他沉默了下缓缓说，“以后，我不打牌了……对不起，千尘。”

“阿阳……”千尘喉间霎时肿起一个包块，哽得她呼吸困难。

“嗯，真的。是我不好，宝宝……”

“阿阳……”

萧阳的声音变得喑哑，“乖乖睡一觉，今天是我不好，以后不打牌了，乖！”他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表达心里的歉意。

“没事，我知道。”千尘理解了萧阳。听到他说再也不打牌，千尘心里又酸又痛。